淵雅堂全集

長洲王芑孫念豐

狀

宛平鍾先生事狀

芑孫所及見先生長者其質行可書而學有聞乎古無過宛平鍾先生先生與先大父交善覛就其子光豫養來江南延大父課其孫光豫知松江府時芑孫年十四從大父讀書其廨以是得見於先生迨大父補官宣城以別則芑孫年十六矣後二年先生卒其子孫不能歸遂葬先生於蘇州于今二十餘年子孫繼逝獨曾孫華

泗尙居嘉興以嘉慶二年來過芑孫於官所因從求先生遺書弗得也又一年檢理家中故籍得舊所寫藏先生文字及光豫當時行述念芑孫之年又且四十有四及是無傳誰當爲先生傳之者迺刪取光豫所述又略載先生之文而爲之狀曰先生姓鍾諱晼字勵暇先世自浙遷京師爲宛平縣人年十三讀庾信哀江南賦一過成誦十八補學生有聲與故王吏部澍徐編修葆光爲忘年交舉于鄉與桐城方望溪先生相友善益治經殫心三禮而兼及於詩書春秋以雍正六年彭啓豐榜成進士當得知縣以親老不就遂往省其親於兄壻宿

遷官所望溪爲文以贈言君子之學始于愼獨而終于
獨立不懼先生終身服之故其功尤嚴于人所不見每
晨起正衣冠危坐無寒暑皆然乾隆三年
詔修三禮以鄂文端公張文和公及望溪先生薦充纂
修先生主周官望溪誚曰朱子言周公運用天理爛熟
之書非子莫能譬其蘊以是屬子矣未幾與河南孫用
果河間王之鋭借薦以國子監助教用先是有以進士
在館補外留改中書者或勸先生用其例先生曰奉
詔修書而乞外補又謬爲去者以邀其留非正也不可
及周官書成聞發病即日戒行不待奏以是不得敘上

考文逾年還京孫用果當次補助教而先生名在其先遂不以名自列于吏部迨父母考終始起就職在監六載教人以忠信篤敬為本十五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又四年進祠祭司員外郎先是嘗與薦于經學上以內外所薦多俾大學士擇其尤以聞會推之前一日海寧陳文簡公到門索見先生疑於名在舉中辭以疾不獲命見而詢孰可者先生乃言某某明日疏上竟無先生名其在部遇祭祭輒苦辭二十二年冬遂致仕先生性剛介其於義利之防雖小必謹在國子監却諸生贄見或曰是師弟子之禮也先生曰不然吾堪為人

師自有貧笈相從者師其人也今承乏于此師其官也而可貨取乎一日分俸誤有所羸召主吏趣持去吏竊歎美先生嗤之曰是直不爲盜耳何淺視而公邪居恒服御非甚敝不輒易光豫自知縣累擢江蘇松太兵備道祿入豐家人怙侈獨先生無異少時常曰吾一日所作事與所享用不相稱則惄然負疚于吾心光豫嘗私爲先生置妾已入門不納令歸之而不索其值居父母喪蔬食三年盛寒不衣裘人以爲難家祭宿齋戒祭畢乃敢嘗食又通酌古禮參合儒先之說度今可行爲祭禮纂三卷以示子孫病革不能言惟數舉左巨指蓋先

生有兄子某在泰州家貧歲資光豫以自存先生至是彌留慮光豫之以憂去而或弗克兼顧也烏虖亦可以見先生生平孝友之誠雖至危劇而猶鬱結不忘于其心有如是矣先生中年編有春秋比事又刪取呂氏詩紀嚴氏詩緝爲若干卷晚年輯春秋義疏未及竟卒于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年七十九當芑孫見先生時年已七十餘篤老讀書猶立課程所撰春秋義疏亦已繕校得數十卷垂成光豫述先生所著別有經說數十篇芑孫未前見故以問之華泗而華泗僅取先生晚年爲光豫官中應事代手之作以至無足存其可存者

二三篇皆先大父當時寫得即今所獲之故籍中者是也然篇少難以尊行故爲具錄著于篇其與尹亨中書曰前閒吾子自山左移節入閩遽罹大故竊附道義之末爲饋食不寧者浹日在太夫人秉德淵懿又及受教于先姑氏年過七十榮哀終始亦復何憾惟是吾子仁孝得于天者獨優承違色養鄉鮮民之疚未有窮期然禮云五十不致毀又曰喪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先儒以附身附棺者必誠必信爲敬固已然求乎禮而無過不及愛身自待以盡大事乃敬之大者也故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子思制之過末俗居喪鮮克由禮惟

患其不能哀與瘠也而吾子則當以聖賢爲法若徒異于衆人豈僕所望哉伏惟節哀順變異日立身行道無忝所生其分量正未易充滿也尊甫之喪吾子廬墓三年今年非少壯當自度其精力之能與否古人之事親也無所不盡其誠夫依乎天理而有絲毫之强勉非誠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而自悔其不情豈必徇人欲而有欺德然後謂之不誠哉官中無未清事此時當御柩以還山河縣異不克馳奠附將薄少望爲市蔬果致告殯宮臨書愴結又答亭中書曰得告知已歸盡窀穸大事居喪克盡其誠而動中禮節並世中如吾

子者蓋不數見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
之儀前札所爲引禮經以節抑之也來教疑于戴記喪
敬爲上哀爲次之語謂記禮者失實僕竊謂彼者未有
不哀而哀者或未能敬此喪以敬爲上也親始死主人
啼又如中路嬰兒失其母哭無常聲此時創鉅痛深似
不暇計及能敬與否然三日不食而鄰里爲糜粥以飲
食之憔毀而滅性也哭泣必擗踊三日杖而後能起踊
也杖也本於中心自然之哀而聖人制爲禮設中情不
應必有不自得而此心懼惺常存者矣朝夕奠而不祭
葬曰虞以吉祭易喪祭始立尸而有几筵以鬼事之不

忍遽死其親也廬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升于堂杖之長短視哀之隆殺以為度不敢作偽于其親也期而練再期而縞冠素紕初喪朝一溢米暮一溢米既葬疏食水飲期而食菜果祥而食肉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類此者望溪先生所謂哀心以久而平常道以漸而復皆本天理而即乎人心之安不使人陷溺其心亦不致人毀傷厥體其文委曲繁重其意旁皇周浹非主一無適或一時之惻或一念之肆辭不愆於禮而哀情不能以自遂矣他如不羣立不旅行不弔哭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父喪居堊室非時見乎母也

不入門諸禮節皆易於忽不及持者非敬何以中克有
主哉若徒以哀也則鳥獸失其羣亦知號咷躑躅焉
然彼朝死而夕忘之矣故惟敬也斯哀可至於三年之
久推而至於忌日爲終身之喪霜露降雨露濡而悽愴
怵惕何莫非一敬之所貫注而百年之哀有如一日乎
記又引夫子之言喪與其哀不足而敬有餘不若禮不
足而哀有餘以禮易敬則敬者即禮之文非此記所謂
根心之敬也周末文勝夫子言此即喪與其易也寧戚
之意夫言固各有當也至謂祔祭既服變則時祭太廟
亦不必易服又竊恐未安夫祔祭祔祔于廟也吾高曾

祖固亡者之祖若父也見孫子之入廟其心戚矣故示變服可也若時祭則精意以享也纍然縞素而饋獻焉先靈有知其厭飫之乎記曰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葢以尊者臨之卑者可暫屈也喪三年不祭禮之正也後世他事皆不廢而獨廢祭悖矣此先儒所爲通變古禮而朱子折衷焉卒哭以前準禮且廢卒哭以後以常服祀于几筵以墨衰祀于家廟其說爲不可易也僕衰損日甚既學殖荒落又中心煩然瞀亂卒復吾子是否望有以開我不宣其與劉包之書曰南行辱吾子贈言稱引過當豈韓子所謂誘之而欲其至于是與今雖目

暮途遠而一日視息人世尚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如吾子所期不然是僕貽吾子以遊言也又嘗念晚近之務誦習者多溺于功利而失其所以爲學之根源卽思自樹立亦祇期文采表見于沒世已耳求其篤志于內行之修者無有也吾子不求名達志在學禮雖未知所造于古人何似而其不出于爲人也斷斷然矣望溪先生答薦廬賢尊書曰人一事或違于禮一時之心或不在於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于禽獸而吾謂學禮之要則惟在于愼獨書曰以禮制心愼獨之謂也不然卽曰取古禮經之節文度數仿而行之亦所

謂薄于德于禮慮者也惟常自謹凜于幽獨之中而後禮之質始固結于吾心而不搖禮之文亦附麗于其質而非僞蒿廬善承父學吾子又事蒿廬則所以堅定其德性而深之于人道者當日進而不自知矣如僕者又何足以益吾子晚再拜烏虖先生之學以窮經爲主究極乎天地民物之故而反求於身心敦飭於倫紀發其餘以爲文章則又斷與古之立言者相應而不尚爲毀譽故謹於著撰蓋其生平所作固不能多又重之以軼失所可見者止於是然即是而存之後之人將必有所推見其本原而慨然興起故爲之狀如此

誥授朝議大夫累封中憲大夫掌山西道監察御史加

三級鮑府君行狀

公姓鮑諱志道字誠一自號肯園安徽歙縣人鮑於歙爲著姓而居棠樾者尤盛其先有諱宗巖及其子諱壽孫避亂龍山遇賊父子爭死已而皆免事具宋史及明兵部左侍郎贈工部尚書諱象賢歷官著績事具明史有贈兵部右侍郎諱燦以孝行見旌明世宗朝自贈兵部右侍郎公七傳而至公之曾祖諱士臣以廉賈稱以

皇贈奉直大夫祖諱遷仁考諱宜瑗皆贈朝議大夫曾祖妣程汪贈宜人祖妣汪程妣鄭俱贈恭人先贈朝議

大夫公三子公爲長鮑世大家及是猶居尚書舊第之
宣忠堂顧貧甚無以爲生歙人多外服賈其貧者趣事
尤蚤以是公七歲讀書年十一即棄家習會計於鄱陽
頃之轉客金華又客揚州之栟茶場南遊及楚無所遇
年二十乃之揚州佐人業鹽所佐者得公起其家而公
亦退自居積操奇贏所進常過於所期久之大饒遂自
占商數于淮南不復佐人故事推擇淮商之幹敏者以
承有司之事謂之總商凡鹽事之消長贏縮以逮公私
百役鉅細無所不當問號難處輕重不得輒召怨以是
其人相習爲巽避無可否而公在其間二十年遇事劃

然見可不可自當事以若四方經由一口與之訖其歿
無悔惡者公爲人忠實自緝偉於意氣恢然語多樸率
有至性少侍母鄭太恭人夜誦所讀書必精熟母色喜
然後敢臥始徵府往來江上歲迂道省父朔議大夫公
於客所居喪盡禮痛母鄭太恭人早逝常曰吾慈服賈
充餞何一非吾母之教而吾母生無以養病無以藥以
勞苦賢其身而以安樂貽其子孫今雖欲盡傾所有以
延吾母一日之命而畢孝養於前豈可得哉與弟啟運
相友愛沈力內行先世有慈孝堂奉宗嚴壽孫棐主在
歙龍山下公葺其阯又別作之山岡之上修所遺慈孝

孝子二坊改宣忠堂宅以爲尚書公祠置祭器祀田其中念宗譜失修垂四十年因就尚書公一支纂爲支譜合朱元來鮑氏之以孝行著錄者數十人爲世孝事實一編別建世孝堂蠲金給其子孫之與祭者以當分胙族有節婦未旌者四人咸爲上之有司其生平好施獨不喜建佛堂道院其鄉有兩書院一在城內曰紫陽一在城外曰山間並垂廢矣公慨然與鄉士大夫作新之以狀白鹽使請援揚州安定書院例出庫金增諸生膏火自以私財白金三千兩益之於是城內之紫陽書院成又出白金八千兩自置兩淮生息以復城外之山間

書院其紫陽書院故有衛道齋祀朱子以下歷代傳道諸儒及嘗有功於書院者公建議以鄭師山先生玉殉節於元故鄉官徐公士修吳公煒或創建書院或主講是山功不可沒先世仲安先生諱元康者在元時以中統鈔萬五千贖朱子祀田虞文靖有記義當增祀時議允之歙處萬山中有水曰北河者環郡治西迤橋北岈而入浙江形家謂之百里西流水間歲漫淤西徙遠與豐樂合流北岈之流中絕嘉慶三年獨力捐貲築水射以當其西南障之使東藉湍悍以刷久淤之沙故道頓復歙人以土石築隄當衝謂之射曰水射者方言也又

嘗出鉅萬以修豐樂水所經之古虹橋重甃五里闌干以惠行旅揚州自康山以西至鈔關北抵小東門地窪下街衢水易積爲之易甃爲石淮之鹽艘涉江湖不幸遭風沈溺者例責其人補運公建議一商舟溺則羣商攢助謂之津貼當事者義之下其法爲令公前後義舉及所蒞力鹽務中事非可一二數大率類此公棄書游顧好賓接文士晚而築室所居之東偏雜蒔花木題曰靜修儉養自少歲勤身勉義不娛聲色與人交生死不相背負不宿諾時或面折人而亦樂揚人善其商於淮也久與衆休戚不私便利以故公之疾也淮之人私憂

之其歿也無遠近知與不知咨齋相弔少遭饑艱晬之日姆抱以適外家山水驟至亟登樓水及於梯桄行經金華道上暴雨雷從足下起同行者震死夜臥栟茶場寓屋火作夢中恍惚覩一老人以杖擲地驚寤裸而走皆免時以語其子孫誠之積德云公卒以嘉慶六年十月十七日年五十九積貲階至道銜以

高宗純皇帝慶典加頂帶一級得比三品以子勳茂官累封至中憲大夫掌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三級配汪氏同縣汪志達女累封恭人側室許氏四子長漱芳盩職員外郎次勳茂掌山西道監察御史並汪出次敬莊部

寺司務次書芸並許出孫男七崇城歙縣學生均部主事步墀咸堉泰圻明墩明培俱幼女四孫女四余前識勳茂京師嘉慶元年過揚州識公公一見契余五六年來以文字相商榷及余居憂敦廹相招公前歿之一年送余還家諄諄然自叙始末若有屬者明年遽病病果不起烏虖其所以望余葢有在矣及是其孤澂芳勳茂以傳爲請余惟古之義不輒爲私傳如公者自脫孤貧中致貲以雄而恂恂有士君子之行以馬班氏傳卜式訃然例之雖爲之傳可也然以公勤重之雅幾欲事事見於余文惟恐其不聞于後也則於爲傳非宜余不忍

志平生之言迺爲之狀加詳以待他時爲銘表葺志乘者要刪焉

誥封朝議大夫累封中憲大夫翰林院檢討何公行狀

公姓何諱思鈞字季甄自號雙溪先世自明季由河南遷山西靈石之兩渡遂爲靈石縣人代有隱德曾祖諱曰利贈儒林郎曾祖妣吳贈安人祖諱鴻貢生考授州同贈翰林院庶吉士晉贈中憲大夫祖妣陳贈恭人父諱世基附貢生考授州同贈翰林院檢討晉贈中憲大夫妣鄭郝俱贈恭人贈中憲大夫公三子公其季也蚤喪父母長於其兄戶部主事贈御史思溫思溫以謁選挈公就學京師公時年二十矣先後從桐城姚刑部鼐泰州侍翰林朝講問試京兆連絀而思溫出爲縣浙江

公還家乾隆三十五年中山西鄉試副榜明年中鄉試舉人後三年薦充四庫全書館謄錄又三年中會試以吳錫齡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其年冬充武英殿纂修入四庫全書館爲分校官又二年改總校官明年散館改部主事以總校故仍留教習明年書成敘勞改授檢討仍充總校又三年以疾自告解職專理書局明年冬并解局事閉門養痾課子孫讀書逍遙膝下及見其二子成進士歷臺省同時爲試官先後門生以百數歲時上壽始孫男女以十數內外闔塞㕔事不得旋馬如是者垂二十年乃卒公爲人樸重寡言笑頎身瘦面對

客漠然類深中者情欵旣接天真益流與人有終始事兄嫂曲盡恩敬中年服官後見兄至猶却坐竦侍若嚴師兄歿遺三子敎之成材皆官於時以所自卜吉壤葬兄以其子道生所歷官贈兄爲御史生平食不重肉衣冠經數年不易而好施與設義學以敎鄉之秀者貧無食者予之穀死無以斂施之棺貸人金多折其券意豁如也何故山西名富家先世未析產貲累百萬嘗以軍興佐饟金川又運銅江南及公屢析產僅中人而猶以富聞天下四庫全書館開立總校諸名目後進者爭破家出財寫書書成反復十餘年而役不可休公由庶吉

士改部仍復留館所與同事又皆力有餘公竭蹷枝梧顧已無如何憂困致疾不能爲官而其子元烺繼入翰林代公出塞校書云然方是時

高宗嚮意文學待之不次舉朝傾寵無先館臣

賜宴文淵閣下公以檢討入與賦詩拜文綺筆墨箋絹之

賜歲時勞問哈密瓜柑橘蘋果荔支之

賜優蕃不絕於門世以爲榮所遊及所招延多當世知名士會稽章進士學誠興化顧進士九苞歙程孝廉瑤田長洲汪舉人元亮皆嘗主公檢身客歟家有法子元

烺道生發

朝久門生門下或復見門生其歸於家循謹如就塾子弟出入必告惟弄書數千卷縱之爲學及與學士大夫遊每春秋勝日置酒會文海內通流莫不咸在至解衣盤礴夜醉歌呼大噱公亦禁也性喜靜坐書不居內几硯卷軸置頓有常處余別公南還三年再至視之如故棲壓滿其間蓋爽儆若此公卒以嘉慶六年九月十一日享年六十六以子元烺累封至中憲大夫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加二級以子道生累封至朝議大夫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二級始娶王繼娶梁洗卒皆贈恭人又

繼張封恭人子六長元烺次道生乾隆五十二年同榜進士元烺今官戶部郎中軍機裏行道生以御史出知江西九江府俱梁出次立三次維四次慎五俱監生次澂六幼女一適同縣貢生梁齊鑾俱張出孫男十榮緒熙績炳彝俱監生耿繼同保秋紉炊細變鑾九如西元孫女九始余在京師與元烺道生諸切爲文辭相好也公遂割宅居余及余再入京師公喜甚復邀主其家時元烺道生官益起或下直猶代塾師督諸孫課公屬屋聽之雖余不敢造次輒闖其庭嘗曰吾閱歷久所見邀避皆無益惟行善者雖有時失利後罔不臧足知造物

所忌者巧時以訓其二子亦以慰余公謹於財非義不取自念以宦減產晚又家門榮盛食指多酬酢滿世用度不給忽忽憂貧時或書空坐歎雖不善自廣亦其介潔之素然也公卒之年道生請急過揚州待余兆至遂行及余至遽聞公喪不及察倉卒發書詢問而公同年錢塘吳祭酒錫麒自京師還爲言公餞送甚懽雖扶病未覺甚苦計其日公卒之前四日也相對疑駴或咎所聞非眞及是公所養兒子道範官運判在揚州以元煨所爲行述示余然後知公眞卒矣道範以公撫養忘其孤悲愴求得余文將刻以示四方而元煨所述畧事或

弗具乃以余所嘗得於公者附益之爲狀旣以塞道範之悲而亦紓余之思他時元煩道生或别得遺行可書載者見之誌表其可也

清故廣西道監察御史前江南儀眞縣知縣歸安

陸公事狀

余少所見長老往往稱道歸安故陸麟度先生所爲制舉文字余讀之心弗慊也已讀其所輯儀眞志又弗慊妄謂此時文家耳及余主眞州書院往來過其先賢祠廟甎甃黝古危而不傾問之曰此故知縣陸公之爲也入其學校嚴整異他處又曰此故知縣陸公之爲也歟其城隍之陊剝曰自故知縣陸公以來莫之修矣有石狻猊埋沒墟莽間蜕松膚根負土棱棱出曰此故知縣陸公所嘗表著也公去無與爲主後矣凡一碑版一橋

梁循其迹有不同于今吏者咸曰陸公陸公因問陸公何人乃麟度先生也陸公之去此幾何年矣曰百年矣然後知陸公真循吏烏虖文辭之不足以概賢者如是哉于是訪尋公後有可與言者乎則幾微絕矣獨遺孤孫長齡者年十五遂錄以入書院長齡弱未省事叩其家有遺帙焉試取以來則公與公之子端端子昌祺三世詩槀具存其三世所爲詩先生最勝然猶未足以見先生也獨其淳心實政爲不可沒故蒐次其事行爲之狀俾後有述狀曰公諱師字麟度一字中吉自唐天隨于七傳至宋眞泗二州兵馬都監圭討方臘覆舟死錢

塘遂廟食歸安子孫世居之入明累有顯人其五世祖
穩撫南贛平巨冦張璉蕭晄事載明史祖熙運崇禎舉
人名在復社知青縣父衣章入我
朝隱居不仕生三丈夫子長斯邁早卒季廉廩膳生公
其仲也娠十二月而生四五歲敏甚青縣公每命誦唐
詩以佐酒入城歸能背誦街衢間大吏所張告示稍長
補諸生餼于庠巡撫遂寧張文端公合羣士作書院萬
松嶺公試高等文日益有名康熙三十五年舉于鄉又
五年成進士自悔前此徒以文名未嘗潛學乃究心先
儒遺書講求實踐後九年選知河南新安縣縣承闖亂

流移未復誦絃銷歇公下車修學校集諸生說經譚藝童子有能應縣官試者免其徭多所興起鹽使者下縣取鹽犯四十人公曰律以入鹽並獲爲眞犯今勘犯止二人何濫爲且會典載事在令憲司不得侵令權時州縣有虧帑者上官均其數責旁縣吏代償或愆期即以所解正供扣抵獨不敢以其事累公縣境響馬賊季國玉者爲患久公廉得斃之杖下築菜根亭後圃拔其蔬分遺僚屬曰不可不知此味也頃之丁父憂公故酷貧以授徒自食官罷茫然無所歸大吏將留公在任守制公不可乃賻以財既成行忽見前塗塵起六七壯騎挾

弓刀驅牛車載窶男女五十餘人自稱某將軍家買來歸德飢民公叱送有司津遣牛車諸男女而收其壯騎以畀將軍議者咸謂公已解職徙得罪將軍公曰吾一日未出境能以此窶男女媚將軍耶還家畢葬仍出客授先是在京師同年生董玘典試福建陛辭請以公俱行其年蔡文勤公世遠鄉舉第三世以爲知人至是有學使者再請入闈居無何以其人多累行不受脩脯而歸服除補江南儀眞縣縣彫攰又江西湖廣綱鹽所滙奸民竄其中公至慨然曰是邑也貪官巧宦所相與掘之者甚矣于是矯然一反前政日辰升

堂平決爭訟家覩其官子覩其民休戚與其有吏以私
事銜知府命索船公曰知府至吾當腰笏引舟若吏也
烏乎可并其名紙抵之地盜自引民某爲黨公突至某
家見敗器物滿道言有卤人食此不償直因而鬬毆公
詰其人狀與盜肖乃不攝某而并加盜以毀物罪揚州
五屬飢督撫下府以五千金糴穀借賑符既行矣舟車
往則虛而歸公知知府意欲縣官自補所虧帑也親往
爭之强卒得請其後五縣官會集咸戲呰曰君爲好官
乃累我償帑故事上官往來驛夫臨時取給鋪戶多爲
名目倉卒滋擾公至一切革去但令鋪戶日以一錢歸

肆胥役無所藉手不勞而辦春徵先勸大戶輸旣徵即
以解司秋則減其火耗令自封投櫃城內外數火或言
有祟公移文城隍神欲毀廟示罰火遽熄每不雨步禱
輒應疫起出俸錢爲醫藥以施民始至御鹽商例餽商
請不已公曰其然吾亦誠有用乃立印簿登其入作學
宮衛垣門坊作明倫堂具鐘鼓尊彝樂舞祭器濬泮池
植之桃柳又用其餘建倉厫潔治囹圄爲別屋以居女
犯新縣東門外舊所有文信國公祠經其久遠京口營
沙虎船民修故出沿江州縣公求紓其役不得立自蠲
五百金縣貧庫相沿書票有月無日勿論久近必取一

月之息公辭其歲餽勸令視他處月讓五日旌吳節婦門修孝婦祠以敎女敎縣稅領之稅大使惟豬稅隸于縣歲贏千金公歎曰知縣乃與稅大使分肥乎除之渡江船人多載重常易溺公爲定其程度責里長以時察之封表明故侍郎黃瓚墓禁其樵采凡所剔蠹彰癉視新安之治爲尤詳期年行取部檄至民男女空一縣奔號上官請留弗得則闔城門塞牙署不聽去既去乃寫像學官至今尸祝焉公去儀眞入對

聖祖仁皇帝賜之溫接試制舉文一篇取第一授吏部驗封司主事遷考功司員外郎掌選有要人求官公爭

之其長作雪中書懷詩見志已而奉
命督視開礦山東條上開採四無益疏寢其役還遷廣
西道監察御史又
命巡河讞獄往復山東河南畢使始入臺受事而公已
得疾俄而長沙陳恪勤公總督河務奏以公為山東兗
沂曹道有
旨趣公行公伏枕惶急與醫商急治之法遂為藥誤不
起時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十七日也年五十六公性澹
泊以儒者自命無所珍好獨喜讀書造次勿離自諸生
時見謂工制舉業所至輒以其術授人人有得之者輒

善取科第再充鄉會試同考官所得多寒畯居儀眞築江寒草堂廨西延邑士及過客之有文者盤礴其中居京師與桐城方靈皋苞宜興儲中子在文長洲何義門焯相友善尤契儀封張清恪公清恪過訪必手自叩門公能辨其聲云通籍三十年不買宅獨爲祖墓增祀田鬻堂刻行座主袁唐二公遺稾兄斯邁早卒命長子端爲之後撫弟廉子如其子不帥教撻而繼之以泣收養同年生鄭宿來遺孤振銓字以弟女卒成其名同年范久銷陳嘉猷以言事謫戍厚郵其家所著有巢雲書屋采碧山堂玉屛山樵諸集書詩二經傳稾儀眞志陸氏

族譜凡若干卷藏于家入祀山東兗州河南新安名宦祠公督開壙分得青沂地嘗留止安邱故安邱人與儀眞又皆私立專祠配孫氏後公卒年八十九踰李氏苦節五十年年七十九卒子二端乾隆己卯舉人安徽太平縣訓導嶔監生早卒俱李出端生三子昌祺附監生昌明復還爲嶔後以續公祀昌祚監生其子孫既葬公其鄉之香復山無一瓦自存儀眞之民相與招之入籍今爲江南儀徵縣人

惕甫未定藁卷十六

長洲王芑孫念豐

事略

太倉王烈女事略

太倉璜涇東鄉有烈女王氏者四歲而孤依世父某以居某故諸生女以是知書曉大義年十三許字同里生馮大樹之子策勳策勳十五而夭烈女聞訃哭三日誓歸馮氏母未之許然終其母身不敢爲之改字後十三年母死烈女卒欲歸馮家人卒尼之既而有媒妁造門通言於世父將納幣矣女聞作絕命辭五章自縊遇救

獲蘇事亦遂寢頃之媟氏窺烈女辭氣復常復以他語陰挑之度不可動一日持片紙至曰此某氏子詩也烈女奪而抵之地且大哭曰吾豈擇夫者耶自是遂絶粒不食至九日入定後面紅潤氣勃勃上升遂卒時年二十有八實乾隆五十二年之正月二日也烈女既歿見夢于馮之女御曰吾生不得至而今至矣吾將假爾以爲質若以金剪剪女御之髮而去明日女御起櫛髮髮條條墮如剪者鄉里奇之策勳從兄偉以舉人家居聞其事來詢曲折設奠祭之題其主曰從弟策勳聘室某氏成烈女之志也偉既歸女柩葬之策勳之墓貽書京

師乞士友詩文以表之予因是删取其辭爲事畧一通
俾郎以是徵言於士大夫可以傳烈女者而予亦不復
爲之詩云

清故建威將軍浙江提督總兵官總統閩浙水師軍功
加二級紀錄二次追封三等壯烈伯世襲謚忠毅李公

行狀

曾祖思拔　皇贈建威將軍妣吳氏贈一品夫人

祖宗德　皇贈武顯將軍累贈建威將軍妣趙氏累
贈一品夫人

考希岸臺灣府彰化縣學生　皇贈武顯將軍累贈
建威將軍妣余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妣翁氏庶母鄭
氏貤封淑人

本貫福建泉州府同安縣民籍年五十八歲

公諱長庚字超人自號西巖其先家縣之山邊鄉

國初徙著侯賓鄉至公父彰化學生希岸生五丈夫子

公于兄弟次居三幼而見奇故命以今名年十七喪母

精習騎射慨然有志于當世試補武生舉乾隆庚寅

恩科鄉試明年成進士授藍翎侍衛扈

蹕畿輔者三

高宗純皇帝之四十一年公年二十六出爲浙江衢州

都司居六年遷提標左營遊擊又六年由太平叅將擢

樂清副將林爽文之亂入閩護海壇鎭總兵海壇所隷

有日湄洲故盜藪公至始哨其地而捕除之會隣境有

被刼者誤指爲海壇界落職留緝公不申辯遽自毀家
募鄉勇出洋擒大岞盜陳營盜善火器戰屢卻公竿月
鏈斷其船纜跳而登賊火燎公鬚短兵接大獲以歸頃
之福文襄郡王諭水師將才得公一見驟加禮異公慷
慨言曰長庚破家爲
國船旣自造軍食軍械無資于官惟火藥非私家物願
有請于是文襄下檄沿海凡李某所在調用軍火不限
多寡與之先是閩盜林明灼陳禮禮等闌入浙江戕參
將張殿魁吏莫能捕以屬公不三月獲之奏起遊擊五
十五年署福建銅山參將銅山戰艦徒空名公別用選

鋒作商人裝出海不張旗幟罔知其官軍也故賊至輒得居銅山五年先後三出南洋五出北洋公謂逐捕固武臣常職不當報功有所獲往往不以自聞中聞丁父憂暫歸仍還署事補海壇右營遊擊未之任

今上御極即授公銅山叅將先是救象嶼商船之被刼者賊來撲我兵少勢不敵公伏不動待賊礮盡出不意餓過其舟一礮殪之日嚮暮矣隱約又見數艇公亟收泊數艇者亦泊比曉相持公命我舟一字排列作長蛇形後船插前船尾絙之巨纜賊從東來我師東第一舟應之以迄第八從西來西第一舟應之以迄第八迴環

終日賊無如之何是役也鎗礮聲震數百里海水為沸所殺傷過當賊有奪屍以埋者遮而墮之海中

上之二年擢署澎湖副將以保舉入京未至授定海總兵

純皇帝召見慰遣以三年四月就鎮定海界更盜患前此文武吏獨事城守公至以水戰利病指授其士不三月出擊盜之泊衢港者追過山東縣水洋生擒盜首林蘇及其衆五十餘人其年八月平普陀外洋之盜明年平潭頭外洋之盜已而土盜鳳尾邪誘入安南夷艇公破之三盤𦨣拔他將被圍者出之當是時羣盜蔡牽柳

阿全等諸有名目無名目大小以百數船交海中而當
事者獨急艇匪日夜程督公追之浙洋追之閩洋又追
過閩粵交界之甲子洋乃返五年四月擊蔡牽白犬洋
獲多
賜花翎五月夷匪大入巡撫阮公元奏以公爲統帥
報可公更定章程條下其法凡所俘獲悉以賞功俾弁
兵知富貴皆在盜船之內鎗礮必賊近乃發勿虛施六
月與黃巖鎮會師松門颶風作覆賊舟幾盡獲其僞侯
爵倫貴利俘斬數千人我師亦頗失亡自是艇患紓矣
而蔡牽在閩洋橫甚公出收撫其脅從者而後擊之所

擊滅李出丁郭林俊新楊烏等有名賊目數十般七年
冬擢浙江提督明年正月朔蔡牽進香漁山公掩至牽
踉蹌僅以身免公躡之猛賊船食盡篷索壞不得修爲
遣黨詣總督乞降總督不虞其詐也遽檄我師入口擒
公勿往而牽以其閒次第繕完大購糧儲揚帆去其年
閏二月公復與黃巖鎮合兵擊盜尤升等獲之九月平
石塘釣艇盜十一月遇蔡牽于三沙沈其船一十二月
追之南麂奪其船二沈其船一燒其船一斬首二級生
擒八十餘人明年三月及之浮鷹燒其船一奪其船二
斬級十三擒其男女四十餘人八月戰馬蹟公率師中

貫其陣賊東西竄公分兵援孫大剛俾西追自率羅江泰李景會東追及黃瀧沈其二艘斃其八七八十人衢港數俘得五十二斬首五級牽船重疊張牛皮漁網礮彈不得入又其船高出官軍所駕米艇仰攻非便公建議賊船之高于兵船者賊固刼船于商今兵船有成式而商船無定制請嗣後商船有當修者其樑頭限以一丈七八尺如此數年賊無大船可刼其大礮亦且無施公又嘗以意創火攻船略本明人子母聯環船法用善泅者載油薪駛釘盜船藥發鳧水而還督臣以奏旨見施行于是土盜朱濆挾艇匪窺伺金廈而蔡牽入臺灣

大掠
上調公爲福建水師提督公以艇患方劇卽先擊艇匪
艇匪旣逸別遣將追之外洋而身自東渡勦蔡牽牽聞
解去公追創之臺灣平自
上親政以來一意任公又鑒公孤忠有不獲盡其用者
及是授爲總統
命溫州海壇二鎭爲左右翼專以蔡牽事付公各路舟
師皆屬焉公感
上知益自奮其年敗蔡牽于青龍港又覆之斗米洋有
旨調浙江總統各路舟師如故九月過盡山遭颶風失

公所愛將羅江泰劉成業十二月蔡牽再擾臺灣陰結岸匪萬餘人據洲仔尾鑿大船塞鹿耳門我師不得進鹿耳外巨浸稽天其別港有曰南北汕曰安平港曰大港公駐汕外別遣將以小澎船由大港繞安平出不意攻之密約臺灣鎮道爲內應一戰燒其船二十餘奪其船九乘勝入之當是時岸匪助賊勢張甚公率所部水陸分道連五戰如破竹十二月朔夜薄州仔尾賊以小舟二三十蜂擁來拒鋒乍交忽鹿耳門所屯大幫盜船內軼出同安船數十橫襲我師公以所造火攻船繞出其大幫船後燒之于是同安船賊還救我師從而殲之

大勝質明擊山匪之屯聚者焚其寮七八里火光燭天賊氣自此沮矣牽既敗走北汕中其北汕旁出有道曰舊港南汕旁出有道曰新港公自守新港以別將守舊港又鑿沈同安船堵其隙牽困阱獸乍且擒俄暴風從東來掀起所沈同安船牽從掀船處漏出事

聞奪翎頂四月牽與朱濆合竄福寧外洋公以兩鎮兵敗之三盤牽折而北又敗之調班洋八月大撈漁山賊舟瓦石與火箭火毬雨下公縱橫血戰受傷事

聞復冠頂九月再敗之東湧礮擊蔡牽從子蔡添來落海十二年十二月扼之粵洋大星嶼斷牽船大桅燬其頭

篷合圍者屢而粵援不至亟收抵肇慶戰船澳

上聞切責粵帥下部敘公功四月與粵帥會勦澳門盜

已還視浙江軍政旋復出洋有

旨責公速行而公實先已就道矣十一月合金門福寧

兩鎮擊牽浮鷹擒九十五人斬級十五十二月二十五

日至粵黑水洋追及之蔡牽所有三舟耳公奮欲攏登

其舟幾登矣風浪暴作倉猝誤中賊礮傷咽喉額角是

日日辰加未薨于陣督臣疏入

上震悼遣撫臣迎奠

賜白金千兩治喪追封三等壯烈伯

予專祠仍下部臣議卹

賜祭葬

予諡忠毅倍其

恤賞又累降

旨申誡水師將帥爲公復仇

敕督臣用所獲蔡牽義子僞總兵蔡二來祭公梟其首

幕次其他

恩數皆如故事公生平讀書之外喜靜坐天性知兵尤長水戰盜賊相誡有不怕千軍只怕李長庚之語身經大小百十戰所殲擒匪寇千數所俘獲軍械礮火匪寇

萬數他人得其一皆奇功在公爲不足書公所至修學校作義冢賑饑周急諸高義事有紀于同時學士大夫亦姑弗著其生也當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日辰加午所著有水戰紀略若干卷藏于家配吳夫人無子所養異姓子一曰廷駒乾隆乙卯科武舉人前歿所養同姓子一曰廷鈺實承公喪有

旨襲爵爲公後吳夫人生女二一字葉寅未適而殤一適同縣安徽候補同知陳大琮公薨大琮自安徽奔問不遠千里奉公所遺章疏文移謁余爲狀余未識公迹公所爲其于大易之匪躬小雅之况悴殆兼之矣然

上所委曲擁護保全之者後先非一烏虖此古名將未之或遇者也其始末具存中祕異日必書于館臣天下後世將有爲之雪涕者無待乎余之表而暴之也今第就章疏文移畢其勞閥之較大而尤難者年月件繫以俟載筆者擇焉謹狀

書事

書袁惕三軼事

往時袁君惕三賣脂燭吳鮮門之東予居鮮門不相識吾友吳江趙陶仲基屢言其人已而惕三來過予蒼然偉軀幹與之語雄潤有氣予亦間往過之所居屋一間入之黝然脂燭其滿左右以坐讓客自坐甕盎間有數少年氊帽布袍貿燭廉不迭來侍客甚恭問之皆其子弟問何不讀書曰已試習補學官弟子矣予始異之其後與惕三益習得其爲人善自刻苦在孤貧中與人共財不欺爲賈必擇其賤且勞者娩雖饒樂家有園亭然

由賣脂燭起故心常不忘吳鄉閒居之日多其爲詩僻然有香山劒南之風制舉文亦以有明先正爲法既老猶不肯棄諸生試時偕子弟往試於杭嘉之間操舟者負囊橐者纍纍也舍者率其族人未嘗畜奴僕常曰吾有飯以餐不知何等之人不如收吾族之失業者服其勞且亦愧勵之俾知賢有文之可樂而以動其歆慕也蓋其家法如此遇羣子姓恩均義周羣子姓亦能事之如其父其嗣孫青及其從子銘春秋皆飭行自好可成就即賣燭簾下者也自以家世居趙田三百年篤於鄉里有無食者爲之具食死不得斂者與之棺皆葬不以時

爲之昏葬其亡也趙田之人悲思之與人交洞然出肺腑尤與開仲厚晩而折輩行交予得予一詩文輒數日懽喜覼其意雖不言若重有託於予者烏虖惕三負才氣生平慷慨任事絀不得紓而竟以諸生老斯其恤恤乎不忘身後之名也亦可悲夫君卒靑以開仲書來求銘其藏予既取其行事之應法者銘以歸之復書此軼事一通俾異日爲之家傳及鄉里之欲徵故事者於予言有考焉

書華亭縣學祁祭田事

嘉慶元年余受事于蘇州吏以簿籍至見所謂祁祭田十畝以祠在華亭田在金山兩縣學官輪年遞收今茲事在金山余亦未服問也明年意必有官文書關白行事久之落然乃始考求其事索案牘不可得最後得康熙十八年故督學祁嘉所刻石祠中始悉置田始末語具余所為祭文中余既以此田之入悉視嘉刻石行事有餘將以葺其祠屋并簿正出入之數貽後為法時客有館於余者因曰凡今學田之隸旁縣者多矣謂田在金山而遞輪一歲初非事例但攫食耳今吾子不食其

利而金山之食如故是將廿年有祀十年無祀曷不歸其田余曰不可歸也何爲而不可歸余非力有所不能勢有所弗得也凡今學田之沒失而不可復者不知其幾矣士非昏庸懦鈍無所復之不能爲學官厮輿之屬非甚疲癃駛劣不能爲齋夫昏庸懦鈍之學官又託命於疲癃駛劣之齋夫以彼其人何事蔑有然自康熙十八年至於今閱世百年祀雖廢而田則存未始非輪值之力也輪值則有所牽制而田卒不鬻曰今茲華亭有費而金山無用宜作官文書使歲歸其入余曰無庸余安能久於是哉華亭金山之學官忽則易人使其皆賢

則在金山猶在華亭也使皆不賢則華亭金山何擇焉萬一金山者賢而華亭不肖是奪賢者以厚不肖也曰然則子所為獨正其法者如之何曰凡立法視中人可守吾之所為不可人人而責之也亦使後官稍食其贏而無廢事焉足矣十畝之入其餘幾何今吾之祭又未免稍豐故或慮不供然亦無他患不過金山歸其入則有餘而我能葺其祠不歸其入則不能葺其祠耳至于祭可以隨時豐嗇當不至乎一年有祀一年無祀吾行於世數十年媕婀苟媮之行所必無也驚世駭俗之事亦所必不為也凡吾所處皆以為適乎義之中自世俗

視之輒見爲賢智之過又或以謂矯枉而過正烏虖世容有矯枉之過乎舟西傾而挽者東之不過將無以爲正也惟夫世之君子避賢智之名甚於避不肖辭矯枉之難樂附和之便默默推去其角牙一切破除其厓岓漫無訾省馴至大官號爲和平卽有一二英絕奇邁之士僅僅自拔其身旁皇獨善仰屋嗟吁而事已寘墮於不可不否之中而患已著見於日甚一日之後烏虖徒學官也乎哉旣以語客遂書而志之嘉慶二年冬十二月朔後五日書於滙波舫